

禪宗正脉卷第三

勸二

南嶽

六祖

南嶽懷讓禪師頌謁嵩山安和尚安啓發

之乃直指詣曹谿參六祖祖問甚麼處
來曰嵩山來祖曰甚麼物恁麼來師無

勸三

語遂經八載忽然有省乃白祖曰某甲
有箇會處祖曰作麼生師曰說似一物
即不中祖曰還假修證否師曰修證則
不無汙染即不得祖曰祇此不汙染諸
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常習

般若多羅識汝足下一馬駒踏殺天
下人病在汝心不須速說師執侍左右
一十五年○開元中有沙門道一在衡
嶽山常習坐禪師知是法器往問曰大
德坐禪圖甚麼一曰圖作佛師乃取一

靱於彼菴前石上磨一曰磨作甚麼師
曰磨作鏡一曰磨靱豈得成鏡邪師曰
磨靱既不成鏡坐禪豈得作佛一曰如
何即是師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
即是打牛即是○師又曰汝學坐禪爲

第一九三冊

坐或執

門法急

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卧若學坐佛
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
佛即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一聞
示誨如飲醍醐禮拜問曰如何用心即
合無相三昧師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

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
見其道又問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師曰
心地法眼能見吾道無相三昧亦復然
矣一曰有成壞否師曰若以成壞聚散
而見道者非見道也○僧問如鏡鑄像

像成後未審光向甚麼處去師曰如大
德為童子時相貌何在曰祇如像成後
為甚麼不鑑照師曰雖然不鑑照謾他
一點不得○後馬大師闡化於江西師
問眾曰道一為眾說法否眾曰已為眾

勸三

二

說法師曰揔未見人持箇消息來眾無
對因遣一僧去囑曰待伊上堂時但問
作麼生伊道底言語記將來僧去一如
師旨回謂師曰馬祖云自從胡亂後三
十年不曾少鹽醬師然之

翻南
嶽叢

江西馬祖道一禪師^一一日謂衆曰汝等

引楞
伽印

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達
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至中華傳上乘
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文
以印衆生心地恐汝顛倒不自信此一

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經以佛語心
為宗無門為法門夫求法者應無所求
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
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
不可得無自性故故三界唯心森羅萬

心生
名色

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
不自心因色故有汝但隨時言說即事
即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
心所生即名為色知色空故生即不生
若了此意乃隨時着衣喫飯長養聖胎

勸三

三

止小
兒啼

任運過時更有何事汝受吾教聽吾偈
曰心地隨時說菩提亦祇寧事理俱無
礙當生即不生僧問和尚為甚麼說即
心即佛師曰為止小兒啼曰啼止時如
何師曰非心非佛曰除此二種人來如

三人
說月

何指示師日向伊道不是物曰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師曰且教伊體會大道
④一夕西堂百丈南泉隨侍翫月次師問正恁麼時如何堂曰正好供養丈曰正好修行泉拂袖便行師曰經入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師問百丈汝以何法示人丈豎起拂子師曰祇這箇為當別有丈拋下拂子○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曰我不打汝諸方笑我也
⑤鄧隱峯辭師師曰甚麼處去曰

石頭
路滑

石頭去師曰石頭路滑曰竿木隨身逢塲作戲便去纔見石頭即繞禪床一匝振錫一聲問是何宗旨石頭曰蒼天蒼天峯無語却回舉似師師曰汝更去問待他有答汝便噓兩聲峯又去依前問石頭乃噓兩聲峯又無語回舉似師師曰向汝道石頭路滑○洪州廬使問曰喫酒肉即是不喫即是師曰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師入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各為一方宗主轉化無窮
⑥

師示疾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
師曰日面佛月面佛○龐居士問不昧
本六人請師高着眼師直下覷士曰一
等沒絃琴雅師彈得妙師直上覷士禮
拜師歸方丈士隨後曰適來弄巧成拙

勸三

四

祖馬
野明
飛過

百文懷海禪師卅歲離塵三學該練屬大
寂闡化江西乃傾心依附與西堂智藏
南泉普願同號入室時三大士為角立
焉評師侍馬祖行次見一羣野鴨飛
過祖曰是甚麼師曰野鴨子祖曰甚麼處

去也師曰飛過去也祖遂把師鼻搗負
痛失聲祖曰又道飛過去也師於言下
有省○次日馬祖陞堂衆纔集師出卷
却席祖便下座師隨至方丈祖曰我適
來未曾說話汝為甚麼便卷却席師曰昨

日被和尚搗得鼻頭痛祖曰汝昨日向
甚麼處留心師曰鼻頭今日又不痛也祖
曰汝深明昨日事師作禮而退師再
參侍立次祖目視繩床角拂子師曰即
此用離此用祖曰汝向後開兩片皮將

一喝
三目
可聲

何為人師取拂子豎起祖曰即此用離
此用師挂拂子於舊處祖振威一喝師
直得三日耳聾自此雷音將震檀信請
於洪州新吳界住大雄山以居處巖巖
峻極故號百丈既處之未期月叅玄之

勸三

五

苦藥

賓四方磨至瀉山黃檗當其首焉一日
師謂衆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被馬
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黃檗聞舉不
覺吐舌師曰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去麼
檗曰不然今日因和尚舉得見馬祖大

併却
咽喉
唇吻

機之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
喪我兒孫師曰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滅
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
師之見檗便禮拜師頷瀉山五峯雲巖
侍立次師問瀉山併却咽喉唇吻作麼
生道山曰却請和尚道師曰不辭向汝
道恐已後喪我兒孫又問五峯峯曰和
尚也須併却師曰無人處斫額望汝又
問雲巖巖曰和尚有也未師曰喪我兒
孫師頷上堂有一老人隨衆聽法衆退唯

老人不去師問汝是何人曰某非人也
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
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云不落因
果遂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
轉語貴脫野狐身師曰汝問老人曰大

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師曰不時因果
老人於言下大悟作禮曰某已脫野狐
身住在山後敢乞依止僧津送師令維
那白椎告衆食後送亡僧大衆聚議一
衆皆安涅槃堂又無病人何故如是食

此機

後師領衆至山後巖下以杖挑出一死
野狐乃依法火葬師至晚上堂舉前因
緣黃檗便問古人錯祇對一轉語墮五
百生野狐身轉轉不錯合作個甚麼師
曰近前來向汝道檗近前打師一掌師

勸三

六

拍手笑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
舉問仰山仰山曰黃檗常用此機滿曰汝
道天生得從人付仰山曰亦是稟受師承
亦是自性宗顯
滿曰如是如是
僧問如何是奇特
事師曰獨坐大雄峯僧禮拜師便打○
上堂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

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
即如如佛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阿
誰曰某甲師曰汝識某甲否曰分明個
師乃舉起拂子曰汝還見麼曰見師乃
不語頌普請鏹地次忽有一僧聞鼓鳴

舉起鏹頭大笑便歸師曰俊哉此是觀
音入理之門師歸院乃喚其僧問適來
見甚麼道理便恁麼曰適來肚飢聞鼓
聲歸喫飯師乃笑○問依經解義三世
佛冤離經一字如同魔說時如何師曰

發

固守動靜三世佛冤此外別求即同魔
說○問如何是大乘頓悟法要師曰汝
等先歇諸緣休息萬事善與不善世出
世間一切諸法莫記憶
莫緣念放捨身心令其
自在心如木石無所辨別心無所行心

勸三

七

緣

地若空慧日自現如雲開日出相似但
歇一切攀緣貪嗔愛取垢淨情盡對五
欲八風不動不被見聞覺知所縛不被
諸境所惑自然具足神通妙用是解脫
人對一切境心無靜亂不攝不散透過

邊過
聲色

一切聲色無有滯礙名為道人善惡是非俱不運用亦不愛一法亦不捨一法名為大乘人不被一切善惡空有垢淨有為無為世出世間福德智慧之所拘繫名為佛慧是非好醜是理非理諸知見情盡不能繫縛處處自在名為初發心菩薩便登佛地○問如今受戒身口清淨已具諸善得解脫否師曰少分解脫未得心解脫亦未得一切處解脫曰如何是心解脫及一切處解脫師曰不

努力
緊要

求佛法僧乃至不求福智知解等垢淨情盡亦不守此無求為是亦不住盡處亦不欣天堂畏地獄縛脫無礙即身心及一切處皆名解脫汝莫言有少分戒身口意淨便以為了不知河沙戒定慧門無漏解脫都未涉一毫在努力向前須猛究取莫待耳聾眼暗面皺髮白老苦及身悲愛纏綿眼中流淚心裏慄惶一無所據不知去處到甚麼時節整理脚手不得也縱有福智名聞利養都不

無所
由分

相救為心眼未開唯念諸境不知返照
復不見佛道一生所有善惡業緣悉現
於前或忻或怖六道五蘊俱時現前盡
數嚴好舍宅舟船車輦光明顯赫皆從
自心貪愛所現一切惡境皆變成殊勝
之境但隨貪愛重處業識所引隨著受
生都勸三由分龍畜良賤亦總未定○問如
何得自由分師曰如今得即得或對五
欲八風情無取捨慳嫉貪愛我所情盡
垢淨俱亡如日月在空不緣而照心心
如木石念念如救頭然亦如香象渡河

自性
無礙

截流而過更無疑滯此人天堂地獄所
不能攝也夫讀經看教語言皆須宛轉
歸就自己但是一切言教祇明如今鑒
覺自性但不被一切有無諸境轉是汝
導師能照破一切有無諸境是金剛慧
即有自由獨立分若不能恁麼會得縱
然誦得十二韋陀典祇成增上慢却是
謗佛不是修行但離一切聲色亦不住
於離亦不住於知解是修行讀經看教
若准世間是好事若向明理人邊數此

人坐

透過

先立
理後
描

是壅塞人十地之人脫不去流入生死
河但是三乘教皆治貪瞋等病祇如今
念念若有貪瞋等病先須治之不用求
覓義句知解知解屬貪貪變成病祇如
今但離一切有無諸法亦離於離透過

物三

九

三句外自然與佛無差既自是佛何慮
佛不解語祇恐不是佛被有無諸法縛
不得自由以理未立先有福智被福智
載去如賤使貴不如先立理後有福智
若要福智臨時作得撮土成金撮金成

下卷

祖馬

土變海水為酥酪破須彌為微塵攝四
大海水入一毛孔於一義作無量義於
無量義作一義伏惟尊重○師有時說
法竟大眾下堂乃召之大眾回首師曰
是甚麼藥山目之為句○師凡作務執勞

必先於眾主者不忍密收作具而請息
之師曰吾無德爭合勞於人既徧求作
具不獲而亦忘食故有一日不作一日
不食之語流布寰宇矣

南泉普願禪師初習相部舊章究毗尼篇

聚次遊諸講肆歷聽楞伽華嚴入中百
門觀精鍊玄義後扣大寂之室頓然忘
筌得遊戲三昧一日為衆僧行粥次馬
祖問桶裏是甚麼師曰這老漢合取口
作恁麼語話祖便休自餘同叅之流無

敢詰問○上堂然燈佛道了也若心相
所思出生諸法虛假不實何以故心尚
無有云何出生諸法猶如形影分別虛
空如人取聲安置篋中亦如吹網欲令
氣滿故老宿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所知

水牯

且教你兄弟行履據說十地菩薩住首
楞嚴三昧得諸佛祕密法藏自然得一
切禪定解脫神通妙用至一切世界普
現色身或示現成等正覺轉大法輪入
涅槃使無量入毛孔演一句經無量劫

勸三

十

其義不盡教化無量億千衆生證無生
法忍尚喚作所知愚極微細所知愚與
道全乖大難大難珍重○上堂曰王老
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不
免食它國王水草擬向溪西牧亦不免

榮
齊

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步夢總不見得○師有書與茱萸曰理隨事變寬廓非外事得理融寂寥非內僧達書了便問萸如何是寬廓非外萸曰問一答百也無妨曰如何是寂寥非內萸曰觀對聲色不是好手僧又問長沙沙瞪目視之僧又進後語沙乃閉目示之僧又問趙州州作喫飯勢僧又進後語州以手作拭口勢後僧舉似師師曰此三人不謬為吾弟子○上堂道個如如早似

羅
行

變了也今時師僧須向異類中行歸宗曰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師曰孟八郎漢又恁麼去也○上堂文殊普賢昨夜三更相打每人與二十棒趁出院去也趙州曰和尚棒教誰喫師曰且道王

勸三

上

汝却問取和尚僧乃問適來諗上座意
作麼生師曰他却領得老僧意旨師
問黃檗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
檗曰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師曰莫是
長老見處麼檗曰不敢師曰漿水錢且

置草鞋錢教阿誰還師因東西兩
堂爭猫兒師遇之白衆曰道得則救取
猫兒道不得即斬却也衆無對師便斬
之趙州自外歸師舉前語示之州乃脫
履安頭上而出師曰子若在即救得猫

三
得

兒也師有僧問訊叉手而立師曰太俗
生其僧便合掌師曰太僧生僧無對師
師與歸宗麻谷同去叅禮南陽國師
師於路上畫一圓相曰道得即去宗便
於圓相中坐谷作女人拜師曰恁麼則

不去也宗曰是甚麼心行師乃相喚便
回更不去禮國師師在山上作務僧
問南泉路向甚麼處去師拈起鑪子曰
我這茆鑪子三十錢買得曰不問茆鑪
子南泉路向甚麼處去師曰我使得正

打破家事

勸三

主

快○僧問即心是佛又不得非心非佛
又不得師意如何師曰大德且信即心
是佛便了更說甚麼得與不得祇如大
德喫飯了從東廊上西廊下不可總問
人得與不得也○師住庵時有一僧到
庵師向伊道我上山去作務待齋時作
飯自喫了送一分上來少時其僧自作
飯喫了却一時打破家事就床卧師待
不見來便歸庵見僧卧師亦就伊邊卧
僧便起去師住後曰我往前往庵時有

陸巨
大夫

個靈利道者直至如今不見○陸巨大
夫問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或時坐或時
卧如今擬鐫作佛還得否師曰得陸曰
莫不得否師曰不得○師因至莊所莊
主預備迎奉師曰老僧居常出入不與
人知何得排辦如此莊主曰昨夜土地
報道和尚今日來師曰王老師修行無
力被鬼神覩見侍者便問和尚既是善
知識為甚麼被鬼神覩見師曰土地前
更下一分飯

玄覺云甚麼處是土
地前更下一分飯

○第

順將
世

一座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座曰某甲隨和尚去還得也無師曰汝若隨我即須銜取一莖草來師與魯祖杉山歸宗四人離馬祖處去各住菴於路分袂處師

簡三

十三

插下拄杖曰道得也被這個碍道不得也被這個碍歸宗拽拄杖打師一下曰只是這個王老師說甚麼碍與不碍魯祖曰只此一句大播天下宗曰還有不播者麼祖曰有宗曰作麼生是不播者

齊衆
許

祖

祖作掌勢

祖鹽官齊安國師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僧將淨瓶至師曰却安舊處着僧送至本處後來詰問師曰古佛過去久矣○有誨僧來參

師問座主蘊何事業對曰講華嚴經師曰有幾種法界曰廣說則重重無盡略說有四種師豎起拂子曰這個是第幾種法界主沉吟師曰思而知慮而解是鬼家活計日下孤燈果然失照僧問

扇半

大梅如何是西來意大梅曰西來無意

師問乃曰一個棺材兩個死漢

玄沙云

鹽官是

來者曰破也師曰扇子既破還我犀牛

兒來者無對

投子代云

不辭將

但歸

宗知常禪師上堂從上古德不是無知

解它高尚之士不同常流今時不能自

成自立虛度時光諸子莫錯用心無人

替汝亦無汝用心處莫就它覓從前祇

是依它解發言皆滯光不透脫祇為自

誤

嘉青

物

十四

前有物僧問如何是玄旨師曰無人
能會曰向者如何師曰有向即乖曰不
向者如何師曰誰求玄旨又曰去無汝
用心處曰豈無方便門令學人得入師
曰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曰如何是

嘉青

觀音妙智力師敲湯蓋三下曰子還聞
否曰聞師曰我何不聞僧無語師以棒
迹下○師嘗與南泉同行後忽一日相
別煎茶次南泉問曰從來與師兄商量
語句彼此已知此後或有人問畢竟事

歸宗
斷蛇

作麼生師曰這一片地大好卓庵泉曰
卓庵且置畢竟事作麼生師乃打翻茶
鉢便起泉曰師兄喫茶了普願未喫茶
師曰作這個語話滴水也難消師刻
草次有講僧來參忽有一蛇過師以鉏
斷之僧曰久響歸宗元來是個廉行沙
門師曰你廉我廉曰如何是廉師豎起
鉏頭曰如何是細師作斬蛇勢曰與麼
則依而行之師曰依而行之且致你甚
處見我斬蛇僧無對僧辭師問甚麼

一味
禪

江州
刺史
李渤
問

處去曰諸方學五味禪去師曰諸方有
五味禪我這裡祇有一味禪曰如何是
一味禪師便打僧曰會也會也師曰道
道僧擬開口師又打僧後到黃檗舉前
話檗上堂曰馬大師出八十四人善知
識勸三問着個個局漣漣地祇有歸宗較
十五子江州刺史李渤問教中所言須彌
納芥子微即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
談否師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籍還是
否曰然師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

祖

重瞳遂將藥手按摩以致兩目俱赤世號赤眼歸宗焉

大梅法常禪師初參大寂問如何是佛寂曰即心是佛師即大悟遂之四明梅子真舊隱縛茆燕處大寂聞師住山乃

書向何處着李俛首而已○李一日又問一大藏教明得個甚麼邊事師舉拳示之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這個措大拳頭也不識曰請師指示師曰遇人即途中授與不遇即世諦流布師以目有

回心

祇管即心即佛其僧回舉似馬祖祖曰梅子熟也○上堂汝等諸人各自回心達本莫逐其末但得其本其末自至若欲識本唯了自心此心原是一切世間出世間法根本故心生種種法生心滅

熱

今僧問和尚見馬大師得個甚麼便住此山師曰大師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這裏住僧曰大師近日佛法又別師曰作麼生曰又道非心非佛師曰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它非心非佛我

種種法滅心且不附一切善惡而生萬
法本自如如翻夾山與定山同行言語
次定山曰生死中無佛即無生死夾山
曰生死中有佛即不迷生死互相不肯
同上山見師夾山便舉問未審二人見

勸三

六

處那個較親師曰一親一疎夾山復問
那個親師曰且去明日來夾山明日再
上問師曰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夾山住後自云
當時失一隻眼○忽一日謂其徒曰來莫可抑
往莫可追從容聞鼯鼠聲乃曰即此

物非它物汝等諸人善自護持吾今逝
矣言訖示滅

翻

佛光如滿禪師

唐順宗問佛從何方來

滅向何方去既言常住世佛今在何處
師答曰佛從無為來滅向無為去法身

明宗
山佛
說何
方來

等虛空常住無心處有念歸無念有住
歸無住來為衆生來去為衆生去清淨
真如海湛然體常住智者善思惟更勿
生疑慮 帝又問佛向王宮生滅向雙
林滅住世四十九又言無法說山河與

大海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誰言不生滅疑情猶若斯智者善分別師答曰佛體本無為迷情妄分別法身等虛空未曾有生滅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處處化衆生猶如水中月非常亦非斷

勸三

七

非生亦非滅生亦未曾生滅亦未曾滅了見無心處自然無法說帝聞大悅益重禪宗

祖一

五洩靈默禪師①遠謁石頭便問一言相

契即住不契即去石頭據坐師便行頭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藥原

隨後召曰闍黎師回首頭曰從生至死祇是這箇回頭轉腦作麼師言下大悟乃拘折拄杖而棲止焉○一日告衆曰法身圓寂示有去來千聖同源萬靈歸一吾今漚散胡假興哀無自勞神須存

正念若遵此命真報吾恩倘固違言非吾之子時有僧問和尚向甚麼處去師曰無處去曰某甲何不見師曰非眼所覩

洞山云作家言畢奄然順化

祖一盤山寶積禪師①因於市肆行見一客人

第一九三冊

買猪肉語屠家曰精底割一斤來屠家放下刀叉手曰長史那箇不是精底師於此有省○又一日出門見人昇喪謂郎振鈴云紅輪決定沉西去未審魂靈往那方幕下孝子哭曰哀哀師忽身心

踊躍歸舉似馬祖祖印可之○上堂夫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禪德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乃空輪無迹劍刃無虧若能如是心心無知全心即佛

雜錄

全佛即人人佛無異始為道矣○上堂禪德可中學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如此者是名出家故導師云法本不相礙三際亦復然無為無事人猶是金鎖難所以

勸三

十八

靈源獨耀道絕無生大智非明真空無迹真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涅槃並為增語禪德直須自看無人替代○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瓊璣不動寂爾無言覲面相呈更

順世告衆

無餘事珍重師將順世告衆曰有人
邈得吾真否衆將所寫真呈皆不契師
意普化出曰某甲邈得師曰何不呈似
老僧化乃打筋斗而出師曰這漢向後
掣風狂去在師乃奄化

祖馬
明孝

麻谷寶徹禪師問臨濟大悲千手眼那
箇是正眼濟曰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
眼速道速道師近前拽臨濟下禪床却
坐濟近前曰不審師擬議濟便喝拽下
禪床却坐師便出去出臨章○師使扇次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勸三

十九

僧問風性常住無處不周和尚為甚麼
却搖扇師曰你祇知風性常住且不知
無處不周曰作麼生是無處不周底道
理師却搖扇僧作禮師曰無用處師僧
着得一千個有甚麼益

祖馬

東寺如會禪師自大寐去世師常惠門
徒以即心即佛之談誦憶不已且謂佛
於何住而曰即心心如畫師而云即佛
遂示衆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劍去遠
矣爾方刻舟時號東寺為禪窟焉仰

第一九三冊

鎮海明珠

山叅師問汝是甚處人仰曰廣南人師曰我聞廣南有鎮海明珠是否仰曰是師曰此珠如何仰曰黑月即隱白月即現師曰還將得來也無仰曰將得來師曰何不呈似老僧仰叉手近前曰昨到

為山亦被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師曰真師子兒善能哮吼

祖一

西堂智藏禪師一日大舜遣師詣長安奉書于忠國師國師問曰汝師說甚麼法師從東過西而立國師曰祇這箇更別

有師却從西過東邊立國師曰這個是馬祖底仁者作麼生師曰早個呈似和尚了也圖僧問馬祖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祖曰我今日勞倦不能為汝說得問取智藏其僧乃來問師

師曰汝何不問和尚僧曰和尚令某甲來問上座師曰我今日頭痛不能為汝說得問取海兄去僧又去問海百丈和尚海曰我到這裏却不會僧乃舉似馬祖祖曰藏頭白海頭黑○馬祖一日問師曰

源傳

子何不看經師曰經豈異耶祖曰然雖如此汝向後為人也須得曰智蘆病思自養敢言為人祖曰子末年必興於世師便禮拜馬祖歿後眾請開堂○李尚書嘗問僧馬祖大師有甚麼言教僧曰

勸三

二十

李尚書問

大師或說即心即佛或說非心非佛李曰揔過這邊李却問師馬大師有甚麼言教師呼李嗣李應諾師曰鼓角動也○僧問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師曰怕爛却那後有僧舉問長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道休官去林下
何曾見一人

祖一

章敬懷暉禪師上堂至理亡言時人不悲強習他事以為功能不知自性元非塵境是個微妙大解脫門所有鑒覺不深不礙如是光明未曾休廢曩劫至今固

喻日輪

無變易猶如日輪遠近斯照雖及衆色不與一切和合靈燭妙明非假鍛鍊為不了故取於物像但如捏目妄起空花徒自疲勞枉經劫數若能返照無第二人舉措施為不虧實相有僧來遠

第一九三册

師三匝振錫而立師曰是是其僧又到南泉亦遶南泉三匝振錫而立泉曰不是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僧曰章敬道是和尚為甚麼道不是泉曰章敬即是是汝不是

祖一

大珠慧海禪師依越州大雲寺智和尚受

勸三

主

自家寶藏

業初叅馬祖祖問從何處來曰越州大雲寺來祖曰來此擬須何事曰來求佛法祖曰我這裡一物也無求甚麼佛法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麼曰阿那

撰頌
悟入
道要
門

個是慧海寶藏祖曰即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外求師於言下自識本心不由知覺踊躍禮謝師事六載後以受業師老還歸奉養乃晦迹歲用外示癡訥自撰頓悟入道要門論一卷法姪玄晏竊出江外呈馬祖祖覽訖告衆曰越州有大珠圓明光透自在無遮障處也時學侶漸多日夜扣激事不得已隨問隨答其辨無礙○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清談對面

生死

非佛而誰衆皆茫然○僧又問如何得
大涅槃師曰不造生死業曰如何是生
死業師曰求大涅槃是生死業捨垢取
淨是生死業有得有證是生死業不脫
對治門是生死業曰云何即得解脫師

曰本自無縛不用求解直用直行是無
等等○有行者問即心即佛那箇是佛
師曰汝疑那個不是佛指出看者無對
師曰達即徧境是不悟永乖疎○律師
法明謂師曰禪師家多落空師曰却是

熱熱

座主家落空明大驚曰何得落空師曰
經論是紙墨文字紙墨文字者俱是空
設於聲上建立名句等法無非是空座
主執滯教體豈不落空明曰禪師落空
否師曰不落空明曰何得却不落空師

勸三

主

曰文字等皆從智慧而生大用現前那
得落空○道流問世間還有法過於自
然否師曰有曰何法過得師曰能知自
然者曰元氣是道否師曰元氣自元氣
道自道口若如是者則有二也師曰知

其易

無兩人又問云何為邪云何為正師曰
心逐物為邪物從心為正○三藏法師
問真如有變易否師曰有變易藏曰禪
師錯也師却問三藏有真如否曰有師
曰若無變易決定是凡僧也豈不聞善

知識者能回三毒為三聚淨戒回六識
為六神通回煩惱作菩提回無明為大
智真如若無變易三藏真是自然外道
也藏曰若爾者真如即有變易也師曰
若執真如有變易亦是外道曰禪師適

其

來說真如有變易如今又道不變易如
何即是當師曰若了了見性者如摩
尼珠現色說變亦得說不變易得若不
見性人聞說真如變易便作變易解會
說不變易便作不變易解會藏曰故知

三教

勸三

二十三

南宗實不可測○有問儒釋道三教同
異如何師曰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機者
執之即異總從一性上起用機見差別
成三迷悟由人不在教之同異也

祖一

洪州百丈惟政禪師師問南泉諸方

善知識還有不說似人底法也無曰有
師曰作麼生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師曰恁麼則說似人了也曰某甲即恁
麼和尚作麼生師曰我又不是善知識
爭知有說不說底法曰某甲不會請和

尚說師曰我太煞與汝說了也

明馬祖一

泐潭法會禪師問馬祖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祖曰低聲近前來向汝道師便
近前祖打一摑曰六耳不同謀且去來
日來師至來日獨入法堂曰請和尚道

祖曰且去待老漢上堂出來問與汝證
明師忽有省遂曰謝大衆證明乃繞法
堂一匝便去

明馬祖一

杉山智堅禪師初與歸宗南泉行脚時

路逢一虎各從虎邊過了泉問歸宗適

三六

來見虎似個甚麼宗曰似個猫兒宗却

問師師曰似個狗子又問南泉泉曰我

見是個大蟲

大鴻智曰三個老美聚結
寐語若要徹一時並取這

始得師喫飯次南泉收生飯乃曰生

漚師曰無生泉曰無生猶是末泉行數

步師召曰長老泉回頭曰作麼師曰莫道是末

祖一石筆慧藏禪師初為獵人射鹿因遇馬祖令自射無下手處省悟師擲下弓箭接祖出家住後常以弓箭接機○一日在

勸三

五四

厨作務次祖問作甚麼曰牧牛祖曰作麼生牧曰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回祖曰子真牧牛師便休此章下有頌古一平章內故不著於此

祖一北蘭讓禪師湖塘亮長老問承聞師兄畫

祖一得先師真暫請瞻禮師以兩手摩胸開示之亮便禮拜師曰莫禮莫禮亮曰師兄錯也某甲不禮師兄師曰汝禮先師真那亮曰因甚麼教莫禮師曰何曾錯

祖一南源道明禪師洞山叅方上法堂師曰已相見了也山便下去明日却上問曰昨日已蒙和尚慈悲不知甚麼處是與某甲已相見處師曰心心無間斷流入於性海山曰幾合放過山辭師曰多學佛法廣作利益山曰多學佛法即不問如

何是廣作利益師曰一物莫違

祖一

中邑洪恩禪師問仰山問如何得見佛性

義師曰我與汝說個譬喻如一室有六

窓內有一狝猴外有獼猴從東邊喚猩

猩猩猩即應如是六窓俱喚俱應仰山

物三

十五

禮謝起曰適蒙和尚譬喻無不了知更

有一事祇如內狝猴睡着外狝猴欲與

相見又且如何師下繩牀執仰山手作

舞曰猩猩與汝相見了也

祖一

泐潭常興禪師僧問如何是宗乘極則事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師曰秋雨草離披南泉至見師面壁
乃拊師背師問汝是阿誰曰普願師曰
如何曰也尋常師曰汝何多事

祖一

汾州無業禪師每為衆僧講涅槃大部冬

夏無廢後聞馬大師禪門鼎盛特往瞻

禮祖觀其狀貌奇偉語音如鐘乃曰魏

巍佛堂其中無佛師禮跪而問曰三乘

文學粗窮其旨常問禪門即心是佛實

未能了祖曰祇未了底心即是更無別

物師曰如何是祖師西來密傳心印祖

第一九三册

曰大德正開在且去別時來師纔出祖
召曰大德師回首祖曰是甚麼師便領
悟乃禮拜祖曰這鈍漢禮拜作麼自得
旨後詣曹谿禮祖塔及廬獄天台徧尋
聖迹後住開元精舍●學者致問多答

宗穆
不赴

之曰莫妄想○唐憲宗屢召辭疾不赴
暨○穆宗即位師被詔中夜告弟子惠
情等曰汝等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同
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
法可得迷者不了即為境惑一為境惑

流轉不窮汝等當知心性本自有之非
因造作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
如影如響無有實者經云唯此一事實
餘二則非真常了一切空無一物當情
是諸佛用心處汝等勤而行之言訖跏

跏三

三

跌而逝

大同澄禪師●僧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
共坐不相識曰恁麼則學人禮謝去也
師曰暗寫愁腸寄與誰此一則頌見大
同兩章原稿錄實在
大同澄下頌古恐非

祖

鵝湖大義禪師唐憲宗嘗詔入內於麟

德殿論義有法師問欲界無禪禪居色界此土憑何而立禪師曰法師祇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曰如何是禪師以手點空法師無對帝曰法師講無窮

義
德
宗
憲

經論祇這一點尚不柰何師却問諸碩德曰行住坐卧畢竟以何為道有對知者是道師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安得知者是乎有對無分別者是師曰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利
門
宗

得無分別是乎有對四禪八定是師曰佛身無為不墮諸數安在四禪八定邪眾皆杜口師却舉

順宗問尸利禪師大地眾生如何得見性成佛利曰佛性猶如水中月可見不

勸三

主

可取因謂帝曰佛性非見必見水中月如何攫取帝乃問何者是佛性師對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真宗益加欽重伏牛自在禪師參馬祖發明心地祖令送書與忠國師國師曰馬六師以何法示

第一九三冊

徒曰即心即佛國師曰是甚麼語話良
又問曰此外更有何言教師曰非心
非佛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國師
曰猶較夢子師曰馬大師即恁麼未審
和尚此間如何國師曰三點如流水曲

似刈禾鎌○上堂即心即佛是無病求
藥句非心非佛是藥病對治句僧問如
何是脫洒底句師曰伏牛山下古今傳
興善惟寬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大好
山曰學人問道師何言好山師曰汝祇

佛性
不得

識好山何曾達道○問狗子還有佛性
否師曰有曰和尚還有否師曰我無曰
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和尚因何獨無師
曰我非一切衆生曰既非衆生莫是佛
否師曰不是佛曰究竟是何物師曰亦

案
禪師
即白
居易
問

不是物曰可見可思否師曰思之不及
議之不得故曰不可思議○憲宗詔至
闕下侍郎白居易嘗問曰既曰禪師何
以說法師曰無上菩提者被於身為律
說於口為法行於心為禪應用者三其

離無
明執
著是
真修

致一也譬如江河淮漢在處立名名雖不一水性無二律即是法法不離禪云何於中妄起分別曰既無分別何以修心師曰心本無損傷云何要修理無論垢與淨一切勿念起曰垢即不可念淨

勸

主

無念可乎師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雖珍寶在眼亦為病曰無修無念又何異凡夫耶師曰凡夫無明二乘執着離此二病是曰真修真修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即近執着忘即落無明此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為心要云爾○僧問道在何處師曰祇在目前曰我何不見師曰汝有我故所以不見曰我有我故即不見和尚還見否師曰有汝有我展轉不見曰無我無汝還見否師曰無汝無我阿誰求見

祖一

三角總印禪師

○

上堂若論此事眨上眉

毛早已蹉過也麻谷便問眨上眉毛即不問如何是此事師曰蹉過也谷乃掀倒禪牀師便打

祖一

魯祖寶雲禪師

○

尋常見僧來使面壁南

第一九三册

泉聞曰我尋常向師僧道向佛未出世

時會取尚不得一個半個他恁麼驢年

去保福問長慶祇如魯祖節又在甚處處被南泉恁麼道長度云退已讓於人

萬中無一箇

祖一芙蓉太毓禪師龐居士問馬大師着實為

勘三

无

人處還分付吾師否師曰某甲尚未見

它作麼生見它着實處士曰祇此見知

也無討處師曰居士也不得一向言說

士曰一向言說師又失宗若作兩向三

向師還開得口否師曰直是開口不得

可謂實也士撫掌而出

祖一紫玉道通禪師僧問如何出得三界去師

曰汝在裏許得多少時也曰如何出離

師曰青山不礙白雲飛于頤相公問

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

師曰于頤客作漢問恁麼事作麼于公

失色師乃指曰這個便是漂墮羅刹鬼

國公又問如何是佛師喚相公公應

諾師曰更莫別求

祖一五臺隱峯禪師即鄧隱峯師到南泉觀衆僧

叅次泉指淨餅曰銅餅是鏡餅中有水
不得動着境與老僧將水來師拈起淨
餅向泉面前瀉泉便休

祖一馬

西園曇藏禪師受心印於大寂後謁石頭
瑩然明徹出住西園禪侶日盛師一日

自燒浴次僧問何不使沙弥師撫掌三

下

僧問曹山西園撫掌豈不是奴兒婢
子遯事山云是云向上更有事也無

山曰有云如何是向上
事山此云這奴兒婢子

祖一馬

揚岐甄叔禪師上堂群靈一源假名為佛

體竭形銷而不滅金流扑散而常存性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海無風金波自湧心靈絕兆萬象齊照

體斯理者不言而徧歷沙界不用而功

益玄化如何背覺反合塵勞於陰界中

妄自囚執○禪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呈起數珠月罔措師曰會麼曰不

勸三

手

會師曰某甲叅見石頭來曰見石頭得

何意旨師指庭前鹿曰會麼曰不會師

曰渠儂得自由

祖一馬

馬頭神藏禪師上堂知而無知不是無

知而說無知便下座南泉云恁麼休師
道始道得一半黃

第一九三册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第一九三册

釋云不是南泉
駁它要國前話

祖一

華林善覺禪師觀觀察使裴休訪之問曰

還有侍者否師曰有一兩個祇是不可
見客裴曰在甚麼處師乃喚大空小空
時二虎自庵後而出裴觀之驚悸師語

二虎曰有客且去二虎哮吼而去裴問

曰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乃良久曰

會麼曰不會師曰山僧常念觀音

祖一

濛谿和尚僧問本分事如何體悉師曰汝

何不問曰請師答話師曰汝却問得好

僧大笑而出師曰祇有這僧靈利○有

僧從外來師便喝僧曰好個來由師曰

猶要棒在僧珍重便出師曰得能自在

祖一

佛喫和尚尋常見僧來以拄杖卓地曰前

佛也恁麼後佛也恁麼問正恁麼時作

勸三

主

麼生師畫一圓相僧作女人拜師便打

○問如何是異類師敲碗曰花奴花奴

喫飯來

祖一

烏曰和尚觀玄紹二上座叅師乃問二禪

客發足甚麼處玄曰江西師便打玄曰

久知和尚有此機要師曰汝既不會後面個師僧祇對看紹擬進前師便打曰信知同坑無異土叅堂去師頌問僧近離甚處曰定州師曰定州法道何似這裏曰不別師曰若不別更轉彼中去便

打僧曰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師曰今日打着一個也又打三下僧便出去師曰屈棒元來有人契在曰爭柰杓柄在和尚手裏師曰汝若要山僧回與汝僧近前奪棒打師三下師曰屈棒屈棒

日有人契在師曰草草打着個漢僧禮拜師曰却與麼去也僧大笑而出師曰消得恁麼消得恁麼

祖頌石曰和尚師頌初叅馬祖祖問甚麼處來師曰鳥曰來祖曰鳥曰近日有何言句師

曰幾人於此茫然祖曰茫然且置悄然一句作麼生師乃近前三步祖曰我有七棒寄打鳥曰你還甘否師曰和尚先喫某甲後甘

師頌本谿和尚師頌因龐居士問丹霞打侍者意

在何所師曰大老翁見人長短在士曰
為我與師同叅方敢借問師曰若恁麼
從頭舉來共你商量士曰大老翁不可
共你說人是非師曰念翁年老子曰罪
過罪過

勸三

三十三

^祖石林和尚^勸見龐居士來乃豎起拂子曰
不落丹霞機試道一句子士奪却拂子
却自豎起拳師曰正是丹霞機士曰與
我不落看師曰丹霞患痘龐公患聾士
曰恰是師無語士曰向道偶爾

^祖亮座主^勸頗講經論因叅馬祖祖問見說
座主大講得經論是否師曰不敢祖曰
將甚麼講師曰將心講祖曰心如工伎
兒意如和伎者爭解講得師抗聲曰心
既講不得虚空莫講得麼祖曰却是虚
空講得師不肯便出將下堦祖召曰座
主師回首祖曰是甚麼師豁然大悟便
禮拜祖曰這鈍根阿師禮拜作麼師曰
某甲所講經論將謂無人及得今日被
大師一問平生功業一時氷釋

祖一 嗣馬

百靈和尚一日與龐居士路次相逢問曰
南嶽得力句還曾舉向人也無士曰曾
舉來師曰舉向甚麼人土以手自指曰
龐公師曰直是妙德空生也讚嘆不及
士却問阿師得力句是誰得知師戴笠

勸三

子便行士曰善為道路師更不回首

祖一 嗣馬

金牛和尚圖每日做飯供養眾僧至齋
時昇飯桶到堂前作舞呵呵大笑曰菩
薩子喫飯來

祖一 嗣馬

利山和尚僧問眾色歸空空歸何所師曰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舌頭不出口曰為甚麼不出口師曰內
外一如故

祖一 嗣馬

乳源和尚圖上堂西來的的意不妨難道
眾中莫有道得者出來試道看時有僧
出禮拜師便打曰是甚麼時節出頭來

便歸方丈

僧來似長鹿鹿云不妨不妨
資福代云為和尚不惜身命

祖一 嗣馬

松山和尚圖同龐居士喫茶士舉橐子曰
人人盡有分為甚麼道不得師曰祇為
人人盡有所以道不得士曰阿兄為甚
麼却道得師曰不可無言也士曰灼然

第一九三册

灼然師便喫茶士曰阿兄喫茶為甚麼
不揖客師曰誰士曰龐公師曰何須更
揖後丹霞聞乃曰若不是松山幾被箇
老翁惑亂一上士聞之乃令人傳語霞
曰何不取未舉橐子時

祖一則川和尚與龐居士摘茶次士曰法界
不容身師還見我否師曰不是老僧泊
荅公話士曰有問有荅蓋是尋常師乃
摘茶不聽士曰莫怪適來容易借問師
亦不顧士喝曰這無禮儀老漢待我一

一舉向明眼人師乃拋却茶籃便歸方
丈師一日在方丈內坐居士來見乃
曰只知端居丈室不覺僧到叅時師垂
下一足士便出行三兩步却回師乃收
足士曰可謂自由自在師曰我是主士

勸

主

祖一打地和和尚自江西領旨常晦其名凡學
點茶士作舞而出南堂與拈云好則川
家恁麼相示如二龍玩寶兩無相傷所
謂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到這裏方
知有自由自在分且道是什麼
得恁麼靈驗良久待頌云云



者致問唯以棒打地示之時謂之打地和尚一日被僧藏却棒然後致問師但張其口僧問門人曰祇如和尚每日有人問便打地意旨如何門人即於竈內取柴一片擲在釜中

祖馬秀谿和尚^{祖馬}谷山問聲色純真如何是道師曰亂道作麼山却從東過西立師曰若不恁麼即禍事也山又從西過東立師乃下禪牀方行兩步被谷山捉住曰聲色純真事作麼生師便打一掌山曰

三十年後要個人下茶也無在師曰覆谷山這漢作甚麼山呵呵大笑

祖馬江西樺樹和尚^{祖馬}卧次道吾近前牽被覆之師曰作麼吾曰蓋覆師曰卧底是坐底是吾曰不在這兩處師曰爭奈蓋覆

勘何吾曰莫亂道

祖馬水潦和尚^{祖馬}初叅馬祖問曰如何是西來的意祖曰禮拜著師纔禮拜祖乃當脚踏倒師大悟起來撫掌呵呵大笑曰也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祇

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禮拜而退住
後每告衆曰自從一喫馬祖踏直至如
今笑不休

祖一浮杯和尚祖一凌行婆來禮拜師與坐喫茶
婆乃問盡力道不得底句分付阿誰師

曰浮杯無剩語婆曰未到浮杯不妨疑
着師曰別有長處不妨拈出婆歛手哭
曰蒼天中更添冤苦師無語婆曰語不
知偏正理不識倒邪為人即禍生後有
僧舉似南泉泉曰苦哉浮杯被這老婆

摧折一上婆後聞笑曰王老師猶少機
關在澄一禪客逢見行婆便問怎生是
南泉猶少機關在婆乃哭曰可悲可痛
一問措婆曰會麼一合掌而立婆曰伎
死禪和如麻似粟一舉似趙州州曰我

若見這臭老婆問教口瘡一曰未審和
尚怎生問它州便打一曰為甚麼却打
某甲州曰似這伎死漢不打更待幾時
連打數棒婆聞却曰趙州合喫婆手裡
棒後僧舉似趙州州哭曰可悲可痛婆

趙州
眼光
燦破
四天

聞此語合掌嘆曰趙州眼光燦破四天
下州令僧問如何是趙州眼婆乃豎起拳
頭僧回舉似趙州州作偈曰當機覷面
提覷面當機疾報汝凌行婆哭聲何得
失婆以偈荅曰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

勸三

三六

知當時摩竭國幾喪目前機

洞馬
祖一

龍山和尚洞山與密師伯經由見溪流

葉流
葉葉

葉葉洞曰深山無人因何有葉隨流莫
有道人居否乃共議撥草溪行五七里
間忽見師羸形異貌放下行李問訊師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龍
二

龐蘊居士唐貞元初謁石頭乃問不與

消息

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頭以手掩其口

天來洞曰和尚得何道理便住此山師
曰我見兩個泥牛鬪入海直至于今絕

曰此山無路閣黎從何處來洞曰無路
且置和尚從何而入師曰我不從雲水
來洞曰和尚住此山多少時耶師曰春
秋不涉洞曰和尚先住此山先住師曰
不知洞曰為甚麼不知師曰我不從人

第一九三冊

豁然有省後與丹霞為友一日石頭問
日子見老僧以來日用事作麼生士曰
若問日用事即無開口處乃呈偈曰日
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
慶沒張乖朱紫誰為號丘山絕點埃神

通并

子

通并妙用運水及般柴頭然之日子以
緇邪素邪士曰願從所慕遂不剃染後
叅馬祖問曰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
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江西水即向汝
道士於言下頓領玄旨有偈曰有男

不取
出法
為侶

舊

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樂頭共說無生
話因辭藥山山命十禪客相送至
門首士乃指空中雪曰好雪片片不落
別處有全禪客曰落在甚處士遂與一
掌全曰也不得草草士曰恁麼稱禪客
閻羅老子未放你在全曰居士作麼生
士又掌曰眼見如盲口說如瘥龐行
婆入廡門寺設齋維那請意旨婆拈梳
子插向髻後曰回向了也便出去士
坐次問靈照曰古人道明明百草頭明

問牧

明祖師意如何會照曰老老大大作這
個語話士曰你作麼生照曰明明百草
頭明明祖師意士乃笑○士將入滅謂
靈照曰視日早晚及午以報照遂報日
已中矣而有蝕也士出戶觀次靈照即

登父座令掌坐亡士笑曰我女鋒捷矣
於是更延七日○州牧于公頓問疾次
士謂之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
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枕于公膝
而化

禪宗正脉卷第三

勸三

美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第一九三册